

南宋文范

第一函
第八冊



南宋文範卷二十六目錄

進故事 講義

進故事 四章

進故事 罷講日講官翰林學士兩省官輪進

進故事

三月壬辰進故事

言災變進故事

進故事

進故事 歷代名臣奏議

經筵講義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周易賁卦

張綱

程俱

彭龜年

徐鹿卿

高斯得

徐元杰

牟滂

張栻

文天祥

南宋文範卷二十六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進故事 講義

進故事四章

張綱

唐鑑太宗謂羣臣曰朕聞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年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聞自古願治之君未嘗不欲以求言爲急故大開公正之路使天下之人皆納忠於上於是端拱穆清而留聽不倦雖四方萬里之遠政化之善惡風俗之薄厚靡不畢知此盛德事也然求言非難而聽察爲難以人主之尊而虛心於敢言之士則上自百執事之列下至一介芻蕘之賤孰不殫志竭慮願有所獻而其閒貌言之華至言之實苦言之藥甘言之疾烏得而不察哉又況外示切直內懷姦詐僞辭矯辨而訐人之細事者真小

人之所爲也直欲盜名以妄上聽託公以報私仇此而不準則禍及善良傷化敗俗爲害不細唐太宗勵精庶政而於聽言之際能察其奸是乃人主之難事此史氏所以書之以昭示後世也昔者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故能勤總章之訪廣四岳之詢其於聽言之道可謂至矣然於邇言則察之於讒說則聖之得非以邇言善惑讒說善誣唯能察而去之斯其所以舜也歟恭惟陛下聖敬日躋聰明天縱觀書乙夜復留意於轉對之臣覽奏四方尤樂聞於當世之務是欲恢張治道復之太平聽納之勤視古無愧而間者姦人蔽欺分曹爲黨一時乘權習勢之徒輒敢以流言飛語陰中善類天下方懷憤切齒而大明旁燭洞見朋邪凡是告訐而言上不實者論正厥罪悉投遠方以爲後日之戒於是有識之士乃始歡忻鼓舞咸爲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復見於斯時然則虞舜之聖讒說唐太宗之罪讒人與夫今日流放告訐之類實異世而同符

者也天下幸甚

唐書李石傳文宗嘗顧鄭覃曰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爲非顏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進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爲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

臣聞登山而不登夫泰山無以小天下觀水而不觀諸滄海無以狹眾流然則學聖人而不學至堯舜又安能超五霸而冠百王乎夫聖人之道至堯舜而止矣以二典考之其政不過欽天時治人事用賢才明賞罰數事而已非至深而難明甚高而難行也然則三代以下漢魏晉宋隋唐之世迄無一君能跂而望焉其何故哉未必皆其天資庸暗不足與有爲也其間願治之主往往視唐虞之際以謂非復後世之所能及則亦自狹其志

而卒無所成且漢之治莫如文帝其次則稱孝宣然張釋之爲文帝言天下事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於是釋之言秦漢間事帝乃稱善宣帝因太子有用儒之請嘗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由是觀之二帝在漢則爲賢君惟自狹其志故功業之所就如是而已唐鄭覃以漢二帝比文宗而文宗猶不敢當則太和開成之政一切委靡無足怪者李石之言固可爲萬世帝王之法惜乎文宗不能用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出于天縱躬履艱運允迪先猷兢兢業業夙夜不怠故自中興以來雖海內安安不敢自遐逸也臺池苑囿之觀聲色狗馬之奉一無所好萬幾之暇獨留意經籍深達古帝王淵微之旨一時羣臣章句講說之學莫能仰窺萬分可謂有堯舜之資矣非特有其資而已也其志蓋將力行而有至焉然則躋時於泰和納俗于時雍固不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陛下體天德而行健其所以措諸事要

與唐虞比隆者亦在乎自強而已矣顏淵匹夫也而猶自比於舜況萬乘主乎臣願陛下益留聖心無使二典專美于前天下幸甚

三

三朝寶訓太宗嘗謂近臣曰國家以民爲本百姓以食爲命則知儲蓄最爲急務昨江南災旱朕亟遣賑貸果無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粟何以救之當諭諸路轉運常爲計度省察儲蓄無使損敗臣竊謂財賦有國之大計當豐亨豫大之時蓄積爲備不可一日闕于天下天官九職洪範八政必以農穀爲食貨之首者以見先王於此未嘗不留意也恭惟太宗皇帝紹開帝業四方僭僞悉以蕩平方是時年穀屢豐兵革偃息倉廩府庫所在充滿而猶宣諭近臣儲蓄是務督諸路以計度察倉庾之損敗常恐一旦灾旱無以賑貸而有流亡盜賊之患然則宸慮深遠豈特取足于目前而已哉蓋天時地利財賦之所自出必資人力以

爲之是謂衣食之源而生民之命歛之有常制則民樂輸散之有常度則用不乏如其不然事有出于意外而物不素備則驟而圖之必且橫取於民民力有時而不應策將安出于是商功計利之臣始得以行其說而頭會箕歛天下有不能堪者矣漢稱桑弘羊唐稱劉晏二子材術過人載在方冊後之言利者莫不祖述之以爲不可及然以臣觀之巧算倍征殄民資澤乃商功計利之臣耳且增大農之部丞寵天下之貨物坐市列肆轉販相輸以至入粟補官以貲贖罪古所未有而弘羊發之行四利去四害以羨補乏利無以入諸路轉輸如見錢流地上他人所不能而晏獨能之觀其材術如此而計其功效誠足以舒一時之急奈何非先王之仁政使其人生于唐虞三代之世其策果安用哉故夫論治道者必以國計爲先而論國計者必以儲蓄爲急方今天下充國計者有田畝之稅關市之征鹺茗之息酒榷之課是數者其大略也而取之皆有藝極是謂常經不

可得而增損凡朝廷祭祀之供使客之奉六軍之須萬官之俸與夫乘輿服御匪頒好用之式皆仰此取足焉以其歲之所入幾何較其歲之所出幾何則其有餘不足大概可見矣然古人謂取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未有不足者況陛下自中興以來勵精圖治不邇聲色不務宴遊前世侈靡之事皆所不爲則于財賦固無輕費妄用宜其蓄積加多而沛然充羨今乃不然郡國之間補苴罅漏言匱乏者十常八九此無他官吏不能體國並緣爲奸上下相蒙其弊乃至此耳禮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日之事唯當詔天下謹財用之蓄藏而令主計之臣稽考每歲出入之數積其贏餘毋得妄費以待不時之需則所謂九年之蓄者數歲之後亦可以馴致其效顧不美歟

四

三朝寶訓大中祥符元年上語近臣曰京師民庶邇來漸事奢侈

衣服器玩多傳以金雖累申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鎔鍛爲箔日增其數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壞不可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臣聞好侈靡者天下之常情尙素樸者人君之美化自古帝王當太平極治之時懼天下之人侈心將萌必命有司申舊章頒憲度昭節儉抑淫侈凡服用之過制者莫不有禁蓋欲檢押其常情使之成忠厚之俗也仰惟真宗皇帝纂列聖之休撫盈成之運豐亨裕大萬物盛多故民間漸事奢侈而以黃金巧飾器服聖慮高遠究極其弊明詔近臣申嚴條約深得古帝王之心矣蓋金爲天下之至寶而國用之所資使眾庶之賤皆得靡潰于器服之間豈不重可惜哉臣嘗考之于古蘇秦說趙陳平間楚衛青繫胡有功其所賜黃金或萬鎰或四萬斤或二十萬斤而梁孝王一小國所積乃至四十萬斤長安之亂省中金以萬斤計者猶六十匱何其多也自魏晉以降始不聞有此充羨夫金之爲物產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宜乎後世之多於前

古然以近史觀之其數未嘗有及於古者豈非風俗侈靡積習耗蠹而致然耶且海內產金之地有幾鑿山披沙積累于銖兩之微其得之不爲易矣一旦聚于都市末作之徒乃併肩列肆競麗爭功鎔之銷之以爲悅目之具以一京師而計所費金歲不下五六萬兩合天下而較之其費不知幾何以數十歲之積累未必能供一歲之用然則近時之金少于前古無足怪者仰惟陛下恭儉愛物出于天性固嘗念庶俗侈靡屢勅銷金之禁然而比年民物阜康驕奢所習殊未衰止器服之飾過制尤盛銷金之外又有泥金貼金剔金縷金爲絲爲線之類號名非一儻不重其賞罰而申嚴之示以必行則因循歲月未見其能止也誠能止之則非獨寶貨之藏免于妄費而下不僭上賤不擬貴亦足辨天下之大分臣觀三朝寶訓竊見國家禁銷金者莫嚴于眞宗之朝故敢昧死以祥符聖訓爲今日獻

進故事

罷講日講官翰林學士兩省官輪進

程俱

三朝寶訓太平興國八年太宗謂近臣曰國家之事不以大小皆
有利害朕近閱工作見削藤者凡藤一斤堪用者止三兩餘皆
棄物因念南方產藤去京師六七千里水陸輦送虛爲勞費當諭
廣南諸州凡藤皆削褫訖輸京師又大通冶出鐵以鍛兵器比來
輦送作坊復更烹煉然後可爲兵刃當諭本冶製成刀劍之樸乃
以上供如此二事計省力役不少天下無限利病官吏不能爲朕
經度此固小事當有大於此者宰相曰一州舒慘全繫長吏若精
心勤事上副聖旨則境內之民受錫矣又有司以油衣帟幕故壞
者請毀之上曰此盡毀棄亦可惜也乃令試加煮浣再染練付諸
軍創旗數千皆采制鮮妙因召三司使謂曰朕富有天下豈慮少
闕但念耕織之苦每事不欲枉費卿等宜盡心又時東甯務請以
退材供薪詔使臣閱視擇可爲什物者作長牀數百分賜宰相樞
密三司使因謂李昉曰山林之木取之甚費民反以供爨亦可惜
也昉曰陛下聖智高遠勤儉求理事無大小動出意表雖在微細

無有遺棄古人以竹頭木屑皆可充用正在于此惟慙臣下不克盡副天心真宗嘗出尙書內省文簿示近臣皆諸司奏知榜子覆而書之曰官中文簿不費好紙此先朝舊制乃知惜費之旨也臣觀太宗真宗之時四海初一僭竊之國皆舉圖籍封府庫歸之有司當是時上下富實錢穀幣帛充牣陳朽然且不忘恭儉留神小物如此其至者凡以畏天道而惜民財故也則其天下欣戴享國垂統安策長久者非仁民愛物之效歟夫古之賢臣進戒其君未嘗不以恭儉爲本也故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又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此堯舜以來至于今天下不易之論也而近世講解之人乃舉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創爲一偏之說以謂儉乃家人之行用以啟人君廣大之心其後怙權希寵之臣因得以藉口誤國致天下糜爛土摧而率不能振作者以是故也夫以天下之眾而皇天立一人以爲之君者凡使之司牧庇覆生養安樂天下之人而已故天下之人極其所以尊榮

資奉以報之則今之稱號等威禮儀奉事貢賦共獻之制是已此則天之道也過是而欲天下之人以逸豫侈靡無藝不經之事奉之非天道也是則古人所謂人臣踰制度人主過天道者也傳曰節用而愛人今陛下愛人之心亦可謂至矣而國用或不節則國計不足國計不足則必橫斂于民此必然之理也今天下州郡無向者十之五六而所存之郡又皆殘破之餘矣今戶部財用之入無向者十之四五而軍食浮冗之費則過于向者多矣此非痛自檢約上下一體愛惜財用如祖宗之時未有能濟者也然每有事則有司輒以近年之制度爲率或請減半或三之一而其費固已不勝其冗也夫今之富實豈望宣和之半哉而今類以減半爲多且曰如是則削弱如是則非國體此亦不仁之甚非所以承德意而愛生民也然陛下每下詔札未嘗不以播越微弱爲言此少康周宣之用心也則所謂削弱者非所諱也且財用不給則必益取之民椎膚剝髓至使無衣食

之資則棄其田業相煽爲盜以人爲糧而已當是時削弱恐甚于裁損也此臣愚所以私憂過計而太息流涕者也

進故事

彭龜年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章

臣龜年曰盈之此說乃後世不能復古之根本也凡古制之所以壞者必有私情蠹之私情不能去而求復古無是理也盈之既知什一之不可重關市之不可征亦知民之不堪而古之當復矣在戰國時如盈之用心者豈不可進而孟子闢之如此其嚴者政恐有所牽繫也盈之所謂今茲未能者果何爲哉不求其所以未能者先去之而徒欲少損以收復古之名此君子所甚惡也蓋是非不兩立公私不錯施邪正不並用一廢則一興一消則一長所以古人謂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未有惡未去而能爲善者也謂之今茲未能則是其爲國猶有資于橫斂而但欲少損以俟來年而後

去安保來年不復已乎奈何世之謀國者多爲此論以其易入也聽人之謀者多喜此論以其易從也若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之說若古人節儉什一而稅如太古難宜少倣古以自節之說世皆以爲通于世務不知自今觀之果何益哉不特謀國如此人君于遷善改過之間而一爲此論所惑則亦將因循苟且展轉汨沒卒陷于過失而已耳可不戒哉

三月壬辰進故事

徐鹿卿

進杜衍抑內降故事

臣聞至厚者人主之恩至公者朝廷之法仁祖之治天下不以恩而勝義不屈法以徇情公法旣明恩意亦著真可以爲子孫萬世之龜鑑矣夫君德以寬大爲本匹夫庶人猶不忘親故之愛矧人主富有天下獨無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之情乎是所謂恩也然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豈一人之私哉吾之心未嘗不欲

厚於其厚也蹈湯赴火者有望焉懷材抱藝者有待焉苟私以與人則彼將曰盡瘁事國不如息偃而在牀儒冠誤身不如象養于襦袴使凡皆若是其誰將與共功乎是故禁中之請祈不能絕而審覆終歸之有司內降之恩澤不能無而可否悉付之公論是所謂法也我仁祖痛塞倖門屈意公論自常情觀之疑於狹矣而天下後世終不敢以爲少恩者蓋仁祖之用心未嘗不篤親愛之誼而朝廷之守法終不能掩仁祖之心臣故曰公法旣明而恩意亦著也昔唐景龍間不勝宮掖之私始有斜封墨勅之濫朝紳之無恥者往往因之以求進達左拾遺辛替否上疏切諫以爲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旣散矣獨恃所愛何所歸乎可謂至忠至切至直至當之論陛下聖恩寬厚不愧仁祖而守法隳廢頗類有唐近日以來橫恩捷出宗姻雜還于班聯私昵幾叨于僕御或換授之際一旦而超數十載之辛勞或選調之微躡進